



七十二天

巴黎公社的故事

耶赫尼娜

阿列依尼可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747

封面設計：鄭克基

七 十 二 天

〔苏〕耶赫尼娜、阿列依尼可夫合著

張 黎 因 譯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4 3/8 印張 76,000 字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2,000 定价 6 0.35 元

原
书
缺
页

1-2

七十二天

巴黎公社的故事

耶赫尼娜 阿列依尼可夫著

張 絮 因 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 北京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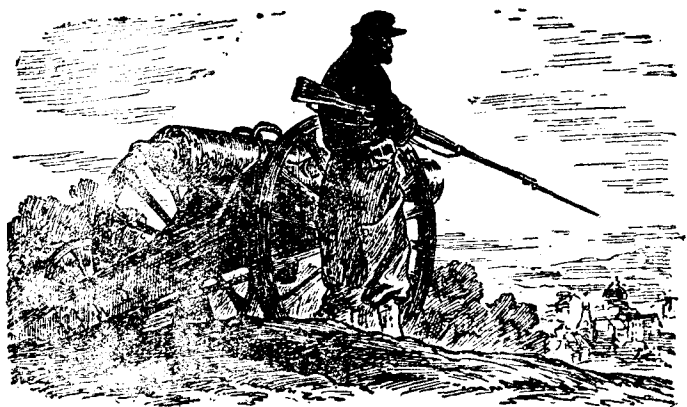
1870年普法战争时，法國大敗，法皇拿破侖三世屈辱地投降了敌人。首都巴黎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爆發起义。武裝的工人英勇地保衛巴黎，坚决抵抗敌军的包圍。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結果成立了巴黎公社。公社是新型的國家，是苏維埃政权的萌芽。公社政府对國內的生活作了一番革新。可是由于資產階級勾結國外的敌人，向公社襲击，公社終于失敗了。工人階級在自己手里掌握了72天的政权。

巴黎公社存在的时期并不長久，可是它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列宁談到公社时是这样寫的：“它在全欧洲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它顯示了內战的力量，……公社激会了欧洲無產階級具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Е. Яхнина и М. Алёшиков
СЕМЬДЕСЯТ ДВА ДНЯ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目 次

巴黎城上的曙光·····	7
1. 亞爾薩斯州的保爾·羅蘭·····	7
2. 春天到了! ·····	32
防陀姆紀念石柱·····	60
公社社員的佩帶·····	88
1. 常勝克洛德 ·····	88
2. 七十八年以后 ·····	114
譯后記·····	135



巴黎城上的曙光

1. 亞尔薩斯州的保尔·罗席

七月通常是最热的一个月，因此也是巴黎人感到最不好过的一个月。1870年的夏天特别闷热。在街道上，古老的菩提樹和栗樹替行人稍許遮去了一些炎熱的陽光，可是在窗子向南的屋子里，卻是格外悶熱得叫人受不了。

萊恩街上的傑克·彼烈印刷所的房屋，正是這個樣子。

二層樓的一間房間是裝訂書籍的地方，里面还有一架不大的手搖印書機。這房間是一條長廊隔成的，西邊和南邊都裝著一排玻璃窗。

在這裡做工是很難受的，大家都不耐煩地看着鐘，好像時

針今天移動得特別慢似的。

离下工大約還有兩個鐘頭，這時突然聽到印書機旁發出一聲含糊不清的呻吟和身體倒下去的聲音。

印書機旁邊頓時聚攏了幾個人。

“把他放在桌子上！”

“頭，把頭轉過來，不然他會喘不過氣來的！”

“水！給他喝一口水！”

保爾·羅席躺在地板上，伸直了四肢，人們都站在他的身旁，不知所措地慌做一團。

“大家散開吧！你們都呆望着他，他也不會好一些的，反而叫他呼吸不到一點空氣了。這裏的空氣本來就不充足。”

說這話的是排字工人安東·克羅亞澤，他到印刷所里來工作還沒有多久。他的堅信的語調和果斷的行動獲得了大家的信任，大家都順從地散開了。

安東跪在地上，把耳朵貼在這位年輕的印刷工人的胸口上。

“心臟沒有停止跳動，我們來叫他其餘的一切器官都活動起來吧！”他對自己的檢查作了結論後，就把保爾抬到裝訂桌上。“他大概還不到12歲吧，”他一面說，一面把一團紙屑塞在這孩子的頭底下。

“已經快13歲啦，”印刷工人亨利·普羅托回答說，同時把一杯水拿到保爾的嘴唇旁邊。“他從8歲起就在這裏做工了。”

孩子一直沒有蘇醒過來，亨利在他嘴里灌了幾滴水。保

尔睜了睜眼睛，馬上又閉上了。

“他这样已經是第二次了，”亨利繼續說，“老闆甚至想解僱他，我們好容易才央求老闆把他留下來。”

“这样悶热的天气，不要說是孩子，即使是年輕力壯的男人也受不住。……应当跟老闆談談，”安东說。

“安东，你是新來的人，还不了解彼烈先生的为人！……看，这就是他，剛說到他，他就來了，可見得他已經听到保尔昏过去的事啦！”

彼烈先生是一个年紀不怎么輕的人，穿着講究的黑禮服，走到面色蒼白的保尔躺着的桌子跟前。孩子已經清醒過來了，他一看見老闆，就想欠起身來。可是他撐不起來。

“躺着吧！躺着吧。……看，你多虛弱啊！”彼烈甜言蜜語地說。

他出去了一會兒，但是馬上一只手拿着一瓶酒，另一只手拿着一個杯子回來了。他倒了一杯酒，把酒杯湊到保尔的嘴唇旁邊：

“喝兩口摩塞爾葡萄酒^①，保你精神就會好起來！”

保尔默不作聲地把酒杯推開了。

“喝吧，喝吧，別不好意思！這葡萄酒是你家鄉出產的，你看：‘亞爾薩斯州摩里諾酒’，”彼烈出聲地念着酒瓶上的商標。這酒是以保尔的故鄉摩里諾村而得名的。

“摩里諾村也是我的家鄉，”安东應着說。“小伙子，喝一口

① 摩塞爾河在法國、盧森堡和德國境內，是萊茵河的支流，長 545 公里。

吧，这酒也許是你父親葡萄園里的葡萄釀的哩！”

保尔用兩只發抖的手接住了老闆遞過來的杯子，一口一口地把酒喝光了。接着他就倒在桌上，閉攏了眼睛。几分鐘后，他的臉上才現出了紅暈。保尔記起了摩里諾山山脚下的一所白色的小瓦房；葡萄園里碧綠的葡萄藤，滿攀在山坡上。他离开这所小房子已經有四年了，可是他还没有忘記母親送他到遙远的巴黎來时的情形。……

葡萄酒起了作用：保尔睡着了。

現在老闆就發急起來了：

“去吧，先生們，工作在等待着你們哩！孩子由我來照顧。”

他叫看門人葛利邦把睡着的保尔抱到經理室去，自己也跟着去了。

“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亨利·普罗托朝老闆的办公室那面点了点头說，“講起話來甜嘴蜜舌的，这样客气，事实上呢，为了自己發財，恨不得剝掉你兩層皮！”

“也不只是他一个，所有的老闆全都一样，”安东聳了聳肩說。“他們榨光了我們身上的血，就把我們扔到街上去。”

“我就是担心这点，”亨利說，“彼烈对这孩子的同情和关怀，没有安什么好心。要不要寫封信給保尔的父親呢？”

“我离开摩里諾村已經很久了，可是列翁·罗席我还記得。他是个勤勞的農民，很安分守己，也很節省。他既然把8歲的兒子送到这火坑里來，可見得他的境况是很坏的了。”

“境况么，不用說得：自己沒有地，租了地就得給地主繳租。地租自然是不会輕的。这样一來，自己家里就什么也不

剩了，”亨利肯定地說。

“难道他父親對他就一點也沒有幫助嗎？”安東問。

“最初還寄一些東西來，可是這兩年多來，保爾從來也沒得到過家裡的什麼東西。羅席那老头是不識字的。有時候，當地的牧師有信來，還問孩子積攢了些錢沒有，識了字沒有，他們在那里還以為工人在城里過好日子呢！”

“要給這孩子幫個忙，”安東說，“不管怎樣，我一定寫信給他父親。”

於是安東給列翁·羅席寫了一封信：

“……這樣的工作保爾是吃不消的。從早上五點鐘到深夜，一直要站在機器旁邊。孩子的身體孱弱得很，差不多站也站不住了。童工的工資很少，甚至連半飢半飽的生活都過不上。你不能够幫助他一點兒嗎？讓他買件衣服，買雙鞋子。其餘的由我來照顧。我們的情況，可以說一句：生活雖苦，情誼很深。從我們的一份口糧上稍許拿出一些來，又算得什麼呢！保爾雖則在印刷所里工作，可是還僅能按音節念字，寫字是一點也不會。最好把他送到學校里去，哪怕念一年書也是好的。在這一時期，讓他把身體將養好了，學會一些東西，然後再來工作。……”

保爾不見了。不管安東或是亨利，都打聽不出這孩子的下落。

這使安東感到極大的不安。

“到法院去告狀也罷，報告警察局也罷，都沒有用，”他對

他的妻子克洛其娜說，“警察局和法院都是偏袒老闆的。”

安尔的預感沒有錯：这孩子真是遭到了不幸。

印刷所老闆彼烈直截了当地向保尔提出，他不能再留他在这里了。

“你到別的地方去找工作吧，”他說，一面把台隆印刷所的地址遞給保尔。“你在这里过一夜，明天早上到台隆去，那兒少一个在印書机旁边舖紙的工人。”

天一亮保尔就醒了，休息了一夜，精神振作起來了。他走到裝訂間里去，拿了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他平时隨身帶着的一些不值錢的东西。夏天，即使沒有房子，保尔也能將就过去。在暖和的夜晚，总能找到一个可以躲过警察眼睛的露天的地方，睡在草地上。可是到了秋天，天气冷起來了，就得找个住宿的地方。即使很髒，即使睡的是光光的木板，也差不多要付出他白天所賺的工資的五分之一。

走到街上，保尔很高兴地吸了一口早晨的新鮮空气，空气里充滿着花木的芬香。到台隆印刷所所在的普松聶尔街去，本來可以搭公共馬車，不消半小时就到，保尔虽則袋里还有 5 个法郎在叮叮噹噹地响，但是他不願搭，他認為在这样的小事情上不值得化錢。可是在煤气灯誘惑的照耀下，玻璃橱窗里放着的緋紅色的小面包，那就又当別論了。

这面包不僅样子好看，而且甜津津的，像絨毛一般酥軟，一到嘴里就融化了。保尔想尽量使享受的时间延長些，慢吞吞地咀嚼着这面包。

这頓早餐使他更加相信，活在世界上大体上总是愉快的。

保尔快乐地走着，他对前途的成功，毫不怀疑。

当保尔远远地望見台隆印刷所的招牌的时候，已經是六點鐘了。兩株高大的栗樹，濃密的、碧綠的樹頂交相銜接着，掩映在招牌的周圍，引起涼爽的感覺，這是彼烈的裝訂間的工人們所享受不到的。總之，這個早晨，一切都在向這個年輕的亞爾薩斯人微笑，一切都使他愉快，他高興得情不自禁起來，拾起一個扔在路上的車輪的輪圈，用足力氣把它拋出去。輪圈急速地向着印刷所的大門直滾過去。保爾跟在輪圈後面跑着，在興奮的奔跑中，他沒有注意到離印刷所不遠靠牆站着兩個人。至於他們呢，對這個突然跑來的孩子也沒有加以注意。

輪圈停住了，搖晃了一下，恰巧倒在一個在印刷所大門前踱來踱去的警察的腳跟前。保爾對這輪圈已不再感到興趣了。這時，他驚奇地發覺印刷所的大門緊閉着。這情形起初他感到奇怪，後來却感到很高興。他滿意地想道：“唔，這裡上工不像彼烈那裡那麼早。”

就在這個當兒，警察用腳踢開輪圈，向保爾喊道：

“找不到別的地方玩了嗎？趕快滾開！”

保爾感到很難為情。

“我是來做工的，”他回答，剛才在他眼睛里閃爍着的愉快的光熄滅了。“我是來當鋪紙工人的，要是實在沒有辦法，別的工作也能做，”他愈加失去成功的信心，補充說。“看樣子我來得太早了。沒有關係，我等一下吧。”

“不，不，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呢，現在就放你進去。”警察的

嚴厲的語調突然變得溫和了，“老闆已經來了，進去吧。”

他走到大門口，向里面的一個人說了几句話。那人客客气气替保爾開了一扇側門。

一切又都好得不能再好。保爾在大門里面又遇到一個穿警察制服的人，這使他稍微感到一點不安。但是這個人也十分客气，指點他怎樣走到台隆先生那里去。

印刷所里很靜。當保爾走上二樓的時候，他遇到三個人：一個肩上扛着一捆紙，那兩個抬着一塊石印的石板。他們愁眉不展地垂下眼皮走着，保爾向他們打招呼，他們只是冷冷地回答了一聲。保爾心里不安起來。當他看到台隆先生的時候，這不安愈加強烈了。

他那好久沒有刮過的臉、蓬亂的頭髮、骨溜溜打轉的眼睛和沙啞的嗓子，都不是什麼好兆頭。

“鋪紙工人我是需要的，”台隆直截了當地說。“工作分日夜兩班，午飯後休息半個鐘頭，另外還有四個鐘頭睡覺。工資同成年工人一樣。你同意嗎？”

保爾沒有考慮多久。在這兒一晝夜比在彼烈那里要多做五小時，可是賺的錢不止多一倍。況且還供給住宿的地方。

“同意。”

“那末在合同上簽个字，你就去工作吧。”

台隆遞給他一張紙。紙上寫着工人必須遵守的一項一項的條款。

保爾看印刷體的字還感到困難，手寫的就根本認不得。可是他絕對不願意承認這一點。當時他有另外一個考慮：怎

样才能把名字簽得漂亮些，叫老闆看不出他是不識字的。保尔拿起鋼筆蘸了蘸墨水，裝出从容不迫的样子，毫不介意地寫了第一个字母，並且用洒脱的花体字簽好了名。

看到这样雄勁的簽署，誰也看不出保尔是不会寫字的。

工作並沒有把保尔吓住，他满怀信心地跟着老闆到印刷部去。房間里有兩部机器，机器旁边有一个工人在忙着，他是保尔在走廊里遇到的三个愁眉不展的人中間的一个。他在机器上平整版面。

“朱里安，給你一个舖紙工人。现在就动手印吧！”台隆吩咐說。

保尔向朱里安看了看。他跟彼烈印刷所里的亨利，那个跟保尔一同工作、和气而喜欢說話的印刷工人，是多么的不同啊！而且朱里安穿的衣服也不像一般工人穿的那样。虽則他也像亨利一样圍着一条皮圍身，可是他的服裝和鞋子却跟台隆先生本人穿的差不多。

朱里安冷淡地向保尔說明了他應該做些什么，並且指給他看对面牆边的一捆紙。保尔把紙拖到机器旁边，把它舖好，这样傳遞起來方便些。

於是朱里安轉动槓桿，保尔就开始了他剛学会的舖紙工作。

飛輪順从地随着朱里安的老練的手轉动着，保尔舖的紙也順順当当地跟着飛輪迅速地运动。

当牆上的掛鐘敲了十二下，朱里安就停住了机器。

“吃中飯了！”他很快地說了一句，就走出了房間。

保尔伸了伸懒腰，揉捏着因单调的运动而麻木了的身体，他已经有些饿了，他想到能再吃一只粉红色的小面包，预先就感到了高兴。

他跟着朱里安走出房间，走下楼去。迎面有一个老工人疲惫地、慢吞吞地走上來。

“你到哪儿去？”他拦住了保尔。

“到面包铺里去。”

“你头脑清楚不清楚？”

“我不懂得你在说些什么。……”

“主任什么都沒有跟你講明嗎？”

“哪一个主任？”

“噢，你啊，真是太單純了！你是跟誰在一塊兒工作？”

“跟朱里安。”

“跟朱里安！”老工人仿照保尔的語調說，“对你說來，他就不是朱里安了，他是里士本先生。懂嗎？”

“不，我一点也不懂。”

“你是从天上掉下來的，还是怎么的？到上面去吧，我來跟你說明白。”

保尔心里堵上了个疙瘩。他又驚惶不安起來。他跟着这个老工人，垂头丧气地走上楼去。

从这个名叫西門的老工人嘴里，保尔得知了台隆印刷所里異常冷靜的原因。他明白了为什么大門口站着兩個警察，为什么朱里安完全不像工人的样子。他原來是印刷所的主任，是台隆先生的合伙者。他是代替罢工的工人在机器旁工